

## 專訪喜樂保育院創辦人瑪喜樂女士

### 聖母之心

訪問：葉建華 蘇德昌 蔡敬祥 陳昭池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菲力比書四章十三節

位於濁水溪出海口附近的彰化縣二林鎮，在四十多年前仍是窮鄉僻壤，一名金髮外國護士隨著醫療團來到這裡，看到滿地爬行的小兒麻痺兒童，心生不忍，決心留下來照顧他們。如今她的金髮已轉為灰白，當地人都將這個老外婆視爲「鎮寶—二林媽祖」，平民百姓乃至總統，不分年紀，每個人見到了總是親切地喊一聲「阿媽」。

她是外國人；她擁有虔誠的宗教信仰但非傳教士；她不知道臺灣在那裡卻在這裡開花散葉四十年；她聽不懂國語，卻操著一口道地的「海口閩南語」；有四百多位的小兒麻痺孩童，在她面前爬著進來，走著出去。她就是基督教喜樂保育院的創辦人瑪喜樂（Joye Meredith McMilliam）女士，現年九十一歲，遠從異域飄洋過海來到台灣，懷著悲天憫人的心，留在這塊她一無所悉的土地上照顧他們。她熱愛臺灣，在這塊土地上奉獻後半生，她的愛是一份不分國界、種族、語言、文化、信仰、無私的愛，她是「正港」的台灣人。就讓警政署政風室日新專訪小組帶著您，一起去看看阿媽。

#### 逆境中培養悲天憫人的胸懷

一九一四年，瑪喜樂女士（以下尊稱「阿媽」）出生於美國華盛頓州摩西湖畔的一個窮困



農場，那個地方幾乎整年都不下雨，像半個沙漠一般，日常用水就靠一口井。父親是個無師自通的獸醫，常被請到別的農場去看生病的牛和馬。身爲獨生女的阿媽，自然也得幫忙做農事，因此從小就開始習慣了簡樸的農村生活。讀書必須到六哩外的小鎮上小學、中學，有時住鎮上親戚家，有時就得騎馬上學，所以，阿媽對於鄉下農村自給自足的生活環境特別有感情，也養成了不輕易屈服環境，遇到困難就得自己解決的個性。

中學畢業的前幾年，碰上經濟大恐慌，大家都很窮，畢業典禮時班上只剩七個人，而阿媽是唯一的女生。一九三二年高中畢業後，由於經濟關係沒有繼續讀大學，再加上很難找到工作只好待在家鄉或到鄰近，斷斷續續的從事照顧小孩、水果包裝等工作，如果你看到蘋果



盒上印有華盛頓州萬那崎或錫連，那就是阿媽一九三四年秋天工作的地方。雖然阿媽辛苦的工作，但內心中一股追求知識的慾望卻不曾斷絕，就這樣存了一點錢，雖然經濟壓力沉重，仍然進入加州柏克萊大學春季班醫學預科就讀，不過後來錢用完了，無法繼續上學，只好再去幫人照顧小孩及從事秘書工作，晚上則到柏克萊高中及加州大學修讀學分，一直到二十四歲結婚為止。在這段成長及讀書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阿媽求學、工作的艱辛以及在逆境中奮發向上的精神。

一九三八年，阿媽二十四歲，嫁給大他三十三歲的凱利先生，爲了當好繼母的角色，阿媽一直都沒有生育，可是幸福的婚姻生活卻十分短暫，一九五〇年父親過世，隔年先生去世，母親中風癱瘓，一連串親人離去的打擊，使阿媽再度面臨孤獨的人生。雖然先生去世後，留下一筆爲數不少的遺產，但是阿媽始終覺得如果就這樣過生活，下半輩子將非常沒有意義。阿媽找到一份在柏克萊第一長老教會擔任秘書的工作，剛好在一九五五年加州爲女性設有護理職業學校，拿到證書後可以在安養院工作或擔任居家看護，教會友人認爲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便鼓勵阿媽報考，最後阿媽拿到了證書，就到一家安養院擔任看護工作。在教會及看護工作中，阿媽成爲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對她悲天憫人的性格無疑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 臺灣在那裡？

一九五八年，在阿媽四十四歲的某一個夜晚，改變她人生的契機悄悄來到。一次教會的聚會中，阿媽結識了一位來自台灣埔里的謝緯醫師；當時台灣有很多的肺結核病患，謝緯醫師來美國是想瞭解肺結核的處理問題，謝醫師向她表示，他打算在埔里地區興建一座肺結核療養院，並且已經和一些醫師在臺灣中部西海岸及埔里山上設有流動診所，對醫療資源不足，生活貧困的濱海漁民、山地原住民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並邀請身爲護士的阿媽到台灣一起協助肺結核病患。

當她知道謝醫師的理想後，對於他慈悲的胸懷及言談中流露的自信相當感動，謝醫師回台灣後也陸續寫信描述他的工作情況。由於父母及丈夫都已過世，阿媽下半輩子到底要做什麼，一直是她心中的疑惑？謝醫師的所作所爲，讓阿媽很想幫忙，心中爲之一動，但「究竟該到台灣看看，還是將旅費寄給台灣的朋友，幫他們完成建療養院的心願呢？」爲此，阿媽迫切禱告求助於神的指引，並詢問兩位教會的牧師，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答案，「去看看他們實際的工作情況」。

只是，翻了老半天的地圖，就是找不到台灣，當時還有朋友擔心從未出國的阿媽，會在大海中迷失方向，那時，從舊金山到台灣還沒有直達班機。於是在一九五九年，想到台灣看看的阿媽，剛過四十五歲的生日，就搭乘小飛機到夏威夷群島，然後經由偉克島、日本抵達台灣。之後，阿媽便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埔里服務，這群人中有的像謝緯醫師的本地人，也有來自加拿大的牧師、德國的女傳教士、挪威的男護士等。阿媽在埔里這段時間，一直在心中問自己「我能夠在台灣做什麼？和一起工作的朋友相比，我的經驗和知識遠遠不如他們，實在不知道能幫什麼忙。」阿媽更清楚沒有一個機構會派遣缺乏經驗、知識的人，如果她想待在台灣就必須自費。但所有人都告訴阿



## 捌、人物專訪







媽：「你一定要來，神要用妳，祂就會給妳意想不到的能力。」

隔年阿媽返回美國後，於五月間帶著一箱箱從教會募集到的二手衣服、樣品藥物，搭船抵達了高雄港，謝緯醫師並親自接她到埔里。

曾經在美國護理職校領到結業證書的阿媽，先是到埔里基督教醫院擔任營養師，同時在醫院對面的伯特利山地女子聖經學校教英文，晚上又開有高中生英文班，假日則帶著學生們，到埔里北山腰一個叫大坪頂的小村莊，講聖經故事給孩子們聽。也和謝緯醫師的醫療團隊到中部西海岸以及埔里山地村落義診，足跡甚至遠至烏腳病流行的台南縣北門鄉。就這樣在台灣的一角，一個遠渡重洋的外國人帶著一份無私的愛踏上這塊土地，默默而又無悔的奉獻她的心力。

### 一枝草、一點露

一九六〇年代的台灣，經濟貧困，身心障礙福利不被社會重視。阿媽跟著謝緯醫師的醫療團到彰化二林沿海地區義診時，就看到這些亟需幫助的小兒麻痺症兒童，有的由父母揹著，有的則任由他們在地上爬行，每個人臉上的神情都是那麼的晦澀、陰暗。這些孩子因為沒有接受過肢體矯正治療，更沒有支架、輪椅，很多人爬行於地，有的則失學在家，無法接受教育，甚至長年被關在屋內。再加上當時濱海



地區存在迷信，他們被認為帶有傳染病，鄰居的孩子都不敢跟他們玩，有的被認為是祖先做

了壞事，才會生出小兒麻痺的孩子。這些可憐的孩子沒有朋友、無法念書，有些家長甚至不敢讓鄰居知道他們的存在。這些孩子必須以低人一截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在他們的心中永遠無法體會平等的滋味是什麼，更惶論有任何的醫療及教育資源協助。

阿媽看了非常心痛，因為小兒麻痺患者在國外，早就可以藉由鐵鞋、支架站立，而台灣的這些孩子卻仍在地上爬行，獨自面對未來不可知的命運。她心中湧起無限的憐憫之情，決心要幫助這些孩子站起來。

三年後，阿媽來到彰化縣二林鎮，在現在的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主持護理部，那年她五十歲。醫院開張的第一天，就有二百多位小兒麻痺症患者前來求診。病童們在謝緯、蔡陽昆等醫師的協助下開刀並裝上支架，這些孩子終於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樣站起來活動。一九六五年，阿媽暫借醫院的倉庫，正式成立小兒麻痺兒童保育院，提供醫療、教養、復健、心理輔導等服務，小兒麻痺孩童矯正手術後的醫療照顧及復健工作，則由阿媽一肩挑起所有重擔，她白天忙於護理工作，夜晚忙著張羅孩子們的食、衣、住、行，在這個家，阿媽身兼慈母及嚴父，看管孩子的一切瑣事，包括餵食、洗澡、換尿布，工作非常辛苦，甚至部分嚴重肢障而無法自理大小便的孩子，阿媽親自處理穢物，從不假手他人。

不久之後，隨著收容的兒童越來越多，原來的空間已經不敷使用，擁擠的程度，已到了只要有個小孩感冒或有皮膚病，其他人也跟著染病；另外，醫院其他的患者看到有這麼多小兒麻痺的兒童，卻反而擔心被「傳染」小兒麻痺，不敢到醫院求診，並向院方反映這樣的情況，院方不得已被迫將小兒麻痺的院童遷出。剎那間，這些孩子面臨無處可去的窘境，阿媽不忍心看見孩子們受苦及無助的境遇，遂毅然返回美國變賣部分財產並到處奔波籌款，在二



林國中對面買下二千二百坪的土地，但餘款只夠蓋二棟房子，而要照顧的孩子很多，二棟房子是不夠的。阿

媽的錢已經用光了，教會的牧師建議阿媽蓋五棟房子，並鼓勵她說：「不要擔心錢的事，神會幫助你的。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就在愁苦之際，得到加拿大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等各國善心人士的捐款，讓阿媽得以順利興建房舍安置這些孩子，還買了一部小巴士用來接送孩子們上學。

另一方面，阿媽也積極尋找需要幫助的小兒麻痺兒童，並說服家長同意讓孩子進入保育院。那時很多家長都還不知道保育院的存在，阿媽和幾個人就開著小巴士，在彰化、雲林等沿海地區奔波，四處廣播、宣傳，希望找到這些小兒麻痺的兒童，帶回保育院矯正肢體、復健、教育，讓他們的未來能和其他人一樣充滿希望。但是，阿媽也常常遇到一些家長不能了解她的苦心，固執的認為罹患小兒麻痺的孩子，已經注定沒有希望、沒有將來，只能任其在家裡自生自滅的消極想法。每當遇到這個時候，阿媽都會苦口婆心、費盡唇舌反覆的勸說家長，好不容易打動家長的心，同意將小孩交給阿媽，但有的孩子往往因為恐懼而極力反抗，掙扎、撕咬的情況屢見不鮮，還曾有孩子躲進甘蔗園內，讓大家花了一番力氣才找到。現任保育院行政副院長林玉嫦則是一個特殊案例，三歲時罹患小兒麻痺的她，因為家中人口

較多，經濟也比較拮据，父親因無法扶養那麼多小孩，就將她送到台中的某家孤兒院，孤兒院院長和阿媽熟識，考量一個肢體不方便的小孩待在一般的孤兒院比較不適合，就將她轉送到保育院。就這樣，保育院的院童從四面八方聚集到阿媽的羽翼下成長、茁壯。

### 送病童就醫是阿媽的專利

保育院剛開始運作的時候，人力、財力都十分匱乏，阿媽不得已只好身兼數職，除了負責行政管理，還兼任護士、駕駛、院舍打掃等事務，日以繼夜忙著張羅孩子們的衣食住行。儘管院務如此繁雜，孩子生病不舒服時，就算在半夜，她也會立即開車送往醫院就醫，這四十年來，送病童就醫都是阿媽的專利，誰也別想和她搶。十四年前遠從臺北來喜樂保育院的鄭清煌，除了罹患小兒麻痺外，還合併先天性軟骨症，經大大小小骨折不下五十次，就在他入院後不久，不慎翻倒輪椅，再度骨折，阿媽知道後，立刻載他到醫院急救，許多醫院拒收，她則漏夜連絡醫師，忙了四、五個小時，才將孩子的病情穩住。



有一位院童陳忠盛，就讀國小時因為發燒被學校送回保育院，當時是冬天，天氣特別冷，阿媽心中一直惦記著阿盛，半夜特別起床幫他量體溫，沒想到竟發燒到四十度，阿媽連忙背起他，二話不說飛車開往醫院掛急診，整晚陪伴阿盛打點滴沒闔過眼。還有一次院內一位罹







患水腦症的小女孩過世，阿媽特別到彰基醫院的太平間看這個小孩最後一眼，當看到小女孩冰冷的屍體時，她竟毫無顧忌地抱起來親吻，還叮嚀孩子一路上有上帝作伴，不要害怕。這些情景看在小女孩的親人眼中，不由得淚眼紅眶，因為她的愛，已經超脫凡人了。

十五年前保育院正在發送冬令救濟品給鎮上的貧苦老人，一位全身髒兮兮、渾身散發臭味的八十老翁心情特別好，不僅一直逗留在現場唱歌，還講話講個不停，陣陣惡臭讓現場的人都相當難受，但阿媽卻耐心地對待他，還用手幫他拭去嘴角的口水，事後更是多次去探望這位老人家，阿媽的一舉一動總是這麼的貼心、和善、發自內心。

曾經有一個陰冷的早晨，阿媽照例在馬路邊幫孩子指揮交通，看到一隻全身都是皮膚病的狗蹲在馬路邊發抖，全身早已被雨淋濕。阿媽顧不得狗兒全身沾滿了泥水，雙手立即將這隻小黑狗抱滿懷，還請來獸醫幫忙醫治，沒想到自己卻換來一身的皮膚病。這就是阿媽的精神，無論對人或是動物，始終擁有發自內心的憐憫心，奉獻自己、充滿愛心。

「我沒有那麼好，是上帝做的，是大家做的。」每當社會各界肯定阿媽時，她總是回答這句話。

### 天生我材必有用

在財務方面，因為阿媽並不屬於教會或是任何團體，所以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院裡孩子的三餐、醫療、輪椅、柺杖以及行政費用等花費，在在讓阿媽承受莫大的壓力。阿媽一方面每年回美國募款，透過教會成立保育院美國的董事會籌募經費，也獲得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Christian Children's Found）幫助，為每一位院童在美國找到一位認養人，每月捐助若干金額；另一方面，在保育院經濟最困頓時，阿媽也不惜回到美國變賣自己的家產。然而，

阿媽從不計較貧富，不論家長是否有能力繳費，關心的是如何讓孩子們接受適當的醫療、復健和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

保育院照護院童所採取的方式是一棟棟的房舍內住著約十七、八位院童，由一位媽媽即老師負責全天二十四小時照顧孩子們的生活起居，督促他們讀書寫功課。阿媽雖然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並不會強迫院童信仰上帝，可是讀聖經、做禮拜還是院內的一定課程。關於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保育院剛成立的幾年，國小前二年級都是在院內，一方面是因為沒有交通車送院童到國小就學，且當時學校本身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度也不高，也缺乏無障礙的環境。但是，阿媽覺得受教育是每個人基本的權利，所以她跟學校交涉結果，剛開始約二年由學校派老師到院裡教學，其後院童再到學校就學。

另外，院童從小開始，阿媽就會帶著大家到院外的各個地方，和其他人接觸，這就是所謂的「融合」。不讓孩子們自我封閉在保育院內，這就是阿媽的想法。這樣「融合」的結果，也同時讓社區的民衆能夠學習接納身心障礙者，不

會用異樣的眼光看待他們。如果有任何異樣的眼光，院童也能學習面對；雖然在面



對這樣的眼光過程中，孩子們可能無法承受，而會覺得受到傷害、會傷心、會流淚、會氣憤，但阿媽始終認為不能因為害怕這些，就永遠把

自己封閉起來，而應該要學習和其他人保持正常的互動。

堅定的信仰是阿媽分享給大家的財富，讓大家用正面、積極的態度看待自己。如同約翰福音第九章當中提到，一個生來是瞎眼的人到耶穌面前，門徒就問耶穌：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阿媽想要灌輸院童的觀念是，不是大家或是父母前生造孽，這輩子才變成這樣，大家應該用不一樣的想法看待自己。

開發院童的潛能也是阿媽著重的一點，在復健室復健到自己能夠站起來以後，保育院就讓他們幫別人推輪椅。孩子們能夠站起來，又能夠進一步幫助別人時，心中的喜悅是筆墨難以形容的。事實上，幫助別人的同時，也是在幫助自己，站起來、推輪椅，接著便開始自己工作，像做麵包等等，進而讓他上班打卡、領薪水等；等到能自己工作、領薪水時，便拾起了尊嚴與自信。

「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的同時，一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阿媽堅信「愛可以補足缺陷」，更何況不僅是身心障礙者，其實你我、每個人都有缺陷，當一個人有自信及尊嚴面對時，就可以補足自己本身的缺陷，只是看自己能否面對而已。

## 他鄉早已是故鄉，我是臺灣人

阿媽一生所獲得的掌聲無數，第二屆十步芳草光輝錄、第五屆醫療奉獻獎、社會工作特別獎、彰化縣榮譽縣民、臺灣省榮譽省民、華夏獎章等榮譽，八十九年更獲頒外國人在臺灣的最高榮譽「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今年的九月二十九日是阿媽的九十一歲大壽，當初來臺灣時本來只想待一年，但是一待就是四十幾個年頭，從來沒有動過想要回美國

的念頭，「我是美國的鄉下人，但是我更愛當臺灣的鄉下人」。現在，阿媽每當坐車的時候，如果看到路邊有坐輪椅、拿拐杖的人，她會馬上叫停！停！讓車子停下來，問他是不是保育院的畢業生；另外，阿媽無論到臺北、高雄，或是任何一個地方，她都會主動探望保育院的畢業生，可見阿媽念茲在茲的就是這些小兒麻痺的患者。

現在，臺灣的每個角落幾乎都有喜樂保育院的畢業生，大約有四、五百位。每年阿媽的生日，很多人都會攜家帶眷回來看阿媽，阿媽曾說：「如果我留在美國，子孫也許不超過十個，但是在臺灣，我卻子孫滿堂，比美國多出四十倍。」以她先生遺留下的財富，阿媽可以在美國舒服的享受下半生，但她選擇為這塊陌生的土地奉獻所有心力，不僅拒絕董事會發給薪俸當作生活費，有時，院方為她準備返美的機票，也總是推來推去，最後被退回來，甚至她個人日常生活用品也是自掏腰包，不敢徇私動用院裡一分一毫。

為臺灣奉獻青春歲月的阿媽，由於年事已高、並罹患失智症，就曾因忘了居留證過期，被罰款一萬元，還遭限期出境返回美國辦理簽證。這段期間，保育院不忍心阿媽國內外奔波，向內政部陳情反映，要求政府重視像阿媽這樣對臺灣有特殊貢獻的外國人士的居留權問題，獲得具體的回應，阿媽也因特殊奉獻而取得永久居留權。阿媽年紀大了，她需要的是實質的關懷，但是政府除了同意她居留，卻連最根本的「榮譽身分證」都沒有給她。所幸，阿媽有著一群臺灣「孫子」們的照顧，他們也捨不得就這樣讓阿媽回美國。

「奉獻臺灣四十多年，就讓臺灣照顧她十年吧！」

阿媽將四十多年的青春歲月奉獻給這塊土地，現在該是反哺回饋的時候了。當你經過彰化二林鎮時，別忘了去看看喜樂阿媽喔！♥

